

## 《离骚》校读四则

徐广才 张秀华

**摘要:** 根据出土文献材料,《离骚》中的“謇謇”当读作“讦讦”,意思是“直言不讳”;“复”字为衍文;“泽”为“臭”字之误;“脩”为“循”之误

**关键词:** 出土文献;《离骚》;校读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22.3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009-1017(2009)04-0036-03

### 1、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

謇謇,王逸注:“忠贞貌也。”刘良训为“直言貌”。朱熹注为:“难于言也。直词进谏,己所难言,而君亦难听,故其言之出,有不易者,如謇吃然也。”后世学者多或从王说或从刘说<sup>①</sup>。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,如姜亮夫谓:

謇字为汉以前书所无,当即“𡗗”之通借。贾逵注曰:“𡗗,巧言也。”韦昭曰:“𡗗,巧辩之言也。”……巧言即上文之谗言矣<sup>②</sup>。

汤炳正曰:“謇謇”当为“乾乾”之同音通用字,为“自强不息之意”<sup>③</sup>。赵逵夫说:“謇”、“蹇”实即“𡗗”、“𡗗”,“謇”、“蹇”、“謇謇”是“𡗗”、“𡗗”在楚方言中的演变,它们只是一音之转<sup>④</sup>。

按:在上述诸家之说中,我们认为刘良的说

法较其它各家之说符合原意。赵逵夫读“謇”为“𡗗”,训为“耿直”,在意思上与“直言”较为接近,然而“謇”与“𡗗”虽然在声上同属见母,但韵上,“謇”为元部,“𡗗”为阳部,似远一些。我们认为,“謇”当读为“讦”。“謇”,见母元部,“讦”,见母月部,二字声母相同,韵母阴入对转,二字古可通假。如:今本《周易》蹇卦的“蹇”,在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

(三)《周易》中作“讦”;今本蹇九三“往蹇来反”、六四“往蹇来连”、九五“大蹇朋来”、上六“往蹇来硕”中的“蹇”,竹简本皆作“讦”<sup>⑤</sup>。“謇”、“蹇”古代相通的例子很多<sup>⑥</sup>,故“謇”、“讦”二字亦可相通。“讦”可训为“直言不讳”。《集韵·废韵》:“讦,直言。”《说文·言部》“讦,面相斥罪”之训亦“直言不讳”之义。《后汉书·李云传》:“曷其绞讦摩上,以銜沾成名哉?”李贤注:“绞,直也;讦,正也。”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(五)《鬼神之明》简2“及桀、受、幽、厉,焚圣人,杀讦者,贼百姓,乱邦家”中的“讦”也是“直言不讳”的意思<sup>⑦</sup>。“蹇”可连言“蹇蹇”,“讦”也可连言“讦讦”,如今本《周易》蹇六二“王臣蹇蹇”,上博竹书本作

①参崔富章主编《楚辞集校集释》,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156-159页。

②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,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21页。

③参崔富章主编《楚辞集校集释》,第156-159页。

④赵逵夫《屈骚探幽》(修订本),成都巴蜀书社,2004年,第316-318页。

⑤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(三)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235页。

⑥高亨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济南齐鲁书社,1989年,第182页。

⑦廖名春《读〈上博五·鬼神之明〉篇札记》,简帛研究网,2006年02月20日。

收稿日期:2009-01-13

**作者简介:** 徐广才(1970-),古文字学博士,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。  
张秀华(1976-),女,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文字学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。

“王臣讻讻”，因此我们把“蹇蹇”读作“讻讻”，训为“直言不讳”是完全可以的。

## 2、退将复修吾初服

复，洪兴祖、朱熹皆引一本无此字，《文选》五臣本亦无此字<sup>①</sup>。姜亮夫根据王逸注“故将复去，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”而认为原本当有“复”字<sup>②</sup>。按：原本当无“复”字。今本王逸注“故将复去”，《文选》五臣注引王逸注作“故将退去”，因此我们怀疑王注本原作“故将退去”，因“复”、“退”二字隶书形近，而误“退”为“复”。隶书“退”字可写作“𨔵”（老子甲后三二三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213页），“复”字可写作“𨔵”（流沙简·屯戍八·六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211页），形体很接近，极有讹混的可能。当注文中的“退”字讹为“复”字之后，后人根据注文“故将复去”而于原文之上误增“复”字，遂成今本之模样。

## 3、芳与泽其杂糅兮

王逸注：“芳，德之臭也。《易》曰：其臭如兰。泽，质之润也。玉坚而有润泽。糅，杂也。言我外有芬芳之德，内有玉泽之质，二美杂会，兼在于己，而不得施用，故独保明其身，无有亏歇而已。所谓道行则兼善天下，不用则独善其身。”王逸认为芳泽皆为褒美之词。后世治楚辞者，如朱熹、闻一多等从之<sup>③</sup>。《文选》五臣注亦从王说。钱杲之则认为“杂饭曰糅，己之才美，虽杂糅于小人，唯昭然之质，犹未亏损。”<sup>④</sup>钱氏之说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。如王夫之、郭沫若、姜亮夫、马茂元、朱季海等都认为芳和泽分别代表美和恶两种东西。朱季海于此论述最详：

芳与泽其杂糅兮，唯昭质其犹未亏。注：“芳，德之臭也。泽，质之润也。糅，杂也。言我外有芬芳之德，内有玉泽之质，二美杂会，兼在于己，而不得施用，故独保明其身，无有亏歇而已”。又《九章 思美人》：“芳与泽其杂糅兮”，注：“正直温仁，德茂盛也。”

羌芳华自中出”。注：“生含天姿。不外受也”。又《惜往日》云：“芳与泽其杂糅兮”。注：“质性香润，德之厚也”。“孰申旦而别之”。注：“世无明智，惑贤愚也”。季海按：《怀沙》：“同糅玉石兮，一概而相量”，注：“贤愚杂厕，忠佞不异”，此注最确。既云“杂糅”，明是异类，芳、泽相反，犹玉、石殊科。芳与泽其杂糅，正谓“贤愚杂厕”，设喻同尔。首句“唯昭质其犹未亏”，言虽贤愚杂厕，君子终不以小人损其名也。次句言君子芳华在中，满内扬外，非小人所能点污也。三句言遭夜方长，则芳泽莫辨尔<sup>⑤</sup>。

按：根据文意，我们认为芳和泽分别代表美和恶两种东西这种说法比较可信。但“泽”字如何解释，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。王夫之认为“泽，垢腻也”<sup>⑥</sup>；郭沫若认为此句中的“泽”意义同于《毛诗·秦风》“子曰无衣，与子同泽”的“泽”<sup>⑦</sup>；姜亮夫根据“泽”古字作“𨔵”，怀疑“《离骚》本作臭，字形讹作‘𨔵’，王逸以今文定之，又误作泽也”<sup>⑧</sup>。马茂元认为泽应该解作川泽的泽，指卑下的地方，引申作污浊<sup>⑨</sup>。朱季海认为，泽犹汗泽，亦污垢之类。又泽、𨔵同从𨔵声，亦可泽读若𨔵<sup>⑩</sup>。上揭各家说法，或从词义引申，或从通假，或从字形讹误角度对“泽”字作出解释。词义引申说和通假说对现代楚辞学者影响很深<sup>11</sup>。如果从古文字的角度看，姜亮夫的说法也是很有可能的。《说文·大部》：“𨔵，大白泽也，从大从白，古文以为泽字。”《说文》以“𨔵”为“泽”的古文。金文“𨔵”作“𨔵”（《金文编》373页），从白从矢。古文字中，从“大”与从“矢”可通

①崔富章主编《楚辞集校集释》，第278页。

②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，第42页。

③朱熹《楚辞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，第11页；闻一多《离骚解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6页。

④崔富章主编《楚辞集校集释》，第290页。

⑤朱季海《楚辞解故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43页。

⑥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9页。

⑦郭沫若《屈原赋今译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26页。

⑧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，第44页。

⑨马茂元《楚辞选》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21页。

⑩朱季海《楚辞解故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43页。

11 参潘啸龙注评《楚辞》，合肥黄山书社，1997年；王锡荣注释《楚辞》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9年；文怀沙《屈原离骚今绎》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5年；汤漳平译注《楚辞》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。

用<sup>①</sup>。我们认为此字就是《说文》中的“臭”。郭店楚简“泽”或作“𣶒”（郭店简《语丛四》简7），“择”作“𣶒”（郭店简《穷达以时》简6），都是以“臭”作为声旁的。而“泽”“罍”古通用<sup>②</sup>，故《说文》以“臭”为“泽”字古文是有根据的。郭店楚简“臭”作“𣶒”（郭店简《语丛一》简47），字形与“臭”比较接近。古书中有“泽”、“臭”讹混的例子。《史记·礼书》“故天子大路越席，所以养体也；侧载臭芷，所以养鼻也；前有错衡，所以养目也”这段文字源于《荀子·礼论》，《荀子·礼论》原文作“故天子大路越席，所以养体也；侧载罍芷，所以养鼻也；前有错衡，所以养目也”。《史记·礼书》中的“臭芷”，《荀子·礼论》作“罍芷”，两相比勘，唐钰明指出：《史记》的“臭芷”确系“罍芷”之误<sup>③</sup>。因此我们认为，《离骚》原本可能作“臭”，因字形相近而讹作“臭”，后世学者以今文改写，遂误作泽。“臭”在战国末期已有“恶臭”之义<sup>④</sup>，与“芳”之“芳香”之义正好代表美恶两种东西。

#### 4、余独好脩以为常脩

洪兴祖引一本作“循”。

按：根据王逸注文“我独好脩正直以为常行也”，知本当作“脩”，“循”为形近讹字。汉代隶书“彳”旁往往变成“彳”，如“条”既可以写作“𣶒”（古地图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374页），从“彳”；也可以写作“𣶒”（武威简·服传三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374页），从“彳”。“脩”也可以从“彳”写作“𣶒”（老子甲后四二四，《秦

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272页）；也可以从“彳”写作“𣶒”（老子甲一〇八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272页），则和“循”字形极为接近，如“脩”可写作“𣶒”（礼器碑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272页），“循”可写作“𣶒”（石门颂，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122页），二字的字形正如洪适所说“只争一画”<sup>⑤</sup>，故《居延汉简》里面从“彳”的“脩”字有学者就误释为“循”<sup>⑥</sup>。这说明二字的形体确实很接近。由于形体接近，以致古书中二字常讹混。如裘锡圭先生根据汉简材料，指出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的“循行”，是“脩行”的误文<sup>⑦</sup>。又《离骚》“循绳墨而不颇”中的“循”，洪兴祖、朱熹皆引一本作“脩”，根据文意当作“循”，“脩”为形近讹字。

####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Four Characters of Li Sao (离骚)

XU Guang-cai ZHANG Xiu-hua

(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

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150081)

(Classical Research Institute, Jilin University)

**Abstract:**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material, We think that “JIANJIAN” (蹇蹇) which is in LiSao should be read as “JIEJIE” (讷讷), meaning loyal and straightforward; “FU”(复) should be the redundant word; “ZE”(泽) should be error of “CHOU”(臭); “XUN”(循) should be error of “XIU”(脩).

**Key words:**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; Li Sao;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

(责任编辑: 陈剑)

①李家浩《传遽鹰节铭文考释》，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李家浩卷》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84页。

②高亨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第891页。

③唐钰明《据出土文献评论两部辞书释义得失三则》，《中国语文》，2003年第1期，第82页。

④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549页；唐钰明《“臭”字字义演变简析》，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唐钰明卷》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52-160页。

⑤参裘锡圭《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》，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》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22-124页。

⑥参裘锡圭《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》，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》。

⑦参裘锡圭《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》，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》。